

## 一 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底基本職能

現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底基本政治職能，是與我們天才導師列寧在當時澈底駁斥和揭穿了的、那些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所起過的作用，在原則上並沒有區別。究竟列寧怎樣評斷了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基本政治職能呢？例如，一九一九年間列寧在同時也揭露英國工黨首領麥克唐納之叛徒立場的一篇論文上曾寫道：

『資產階級需要這類奴僕，他們要能取得工人階級中一部分人的信任，要能用什麼改良主義道路是行得通的論調去裝扮資產階級，並藉此種論調去蒙蔽人民底耳目，把什麼改良主義道路底妙處與可能性粉飾得很漂亮，這樣來引誘人民離開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九六頁）



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所起的這種作用，是與更早以前的那些『社會主義者』，即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上曾稱之為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所抱定的志向極相類似。

馬克思與恩格斯寫道：『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想保持現代的（即資產階級的——顧西寧註）社會生存條件，但是不願有這種條件所必然產生的鬥爭與危險。他們想保持現代社會，可是不願這社會中有使其發生革命和陷於解體的那些成份。』

當時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曾用微小的經濟改良或行政改良辦法，力圖『指使工人階級對一切革命運動採取反對態度』，力圖『把社會病症醫好，以求鞏固資產階級社會底生存』，——馬克思與恩格斯曾這樣寫道。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初對於像屠拉梯、考茨基及第二國際其他『健將們』等改良主義者底意圖，也作了類似的評斷。當時列寧關於這班人寫道：

『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照例是以某種形式領取薪俸的人物，人們之所以給他們的薪俸，為的是要他們用修補資本主義制度的辦法來鞏固資本主義底



統治，爲的是要他們能蒙蔽民衆，並引誘民衆離開革命鬥爭。』（『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三八四頁）

雖然有這類相似點，但決不能忽視一種並非次要的區別。馬恩時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曾處在工人組織之外，而這些組織在當時是極軟弱極零散的。可是經過半世紀以後，遭受列寧無情批評的改良主義者，即社會民主黨人已盤踞於工人組織內部，並日益遷就資產階級制度。這些改良主義者大半已在各國社會民主黨與職工會內佔居領導地位。他們已轉到資產階級底立場，但並未退出工人組織，他們停留在自己的職位上，保存着『社會主義者』的名稱，而完全背叛了工人階級底事業。那時他們已開始使工人運動去服從資產階級的利益，並執行着資產階級所給予的任務。

由此可見，這班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已成了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底一種新形態，即比十九世紀中葉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更加危險和更加毒惡得多的新形態。

前面已經說過，列寧在講到帝國主義時代的改良主義者時，曾着重指出他們就是因爲向資產階級服務而以某種形式從資產階級那裏領受薪俸的人物。列寧在另一篇論



文上解釋說，資本家『用千百種直接與間接的，公開與祕密的方法來收買』這類工人領袖和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上層分子。列寧說他們『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辦·』。（『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當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已經到來，當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實現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在歐洲其他許多國家內興起了洶湧革命浪潮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則利用他們所領導的工人組織，而把這種組織作為抵擋勞動羣衆革命運動的防波堤。結果大家都知道，當時資產階級在改良主義者的幫助下，曾在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及歐洲其他許多國家內得以拯救了資本主義制度。

從那時起，各國社會民主黨就開始進行有系統的反共鬥爭和兇惡的反蘇運動。他們曾百般力求使資產階級相信，在反蘇反共以及反無產階級鬥爭的鬥爭中，他們是資產階級之勤奮可靠的幫手。

例如，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二年期間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當時他們參加了政府，



而在其全部政策上却極力向財政寡頭證明，他們社會民主黨人之有資格獲取財政寡頭的信任，並不亞於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然而在三十年代初，強盜式的德國壟斷資本大王們畢竟甘願轉而御用法西斯蒂，因為希特勒向他們允諾過，要完全消滅工人運動，並使他們能從軍用品定貨中獲得空前未聞的利潤，而在將來還要替德國奪得廣闊的『生存空間』。

從那時起，國際反動勢力也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德國法西斯蒂身上，極力想把德國法西斯侵略引去反對蘇聯，同時在各方面幫助希特勒去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可是英法兩國所實行的慕尼黑政策却完全破產了。英明的斯大林對外政策使社會主義國家獲得了一年半的和平機會，於是有可能準備力量去反擊法西斯德國。蘇聯也就成了各民主國家反希特勒聯盟中的主力軍。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情形，是與國際反動勢力在慕尼黑同希特勒勾結時所妄想的完全相反。結果，不是鞏固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更加削弱，不是克服資本主義不穩固狀態，而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愈益加深。我們蘇維埃強國粉碎了法



西斯德國及其附庸國底主要力量，並在勝利日那天却成了世界上最雄強的國家。至於國際帝國主義反動陣營內，却喪失了法西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這樣最重要的幾個反動中心。蘇軍從德國鐵蹄下所解放出來的各新民主制國家，業已脫出了帝國主義的體系。在歐洲其他國家，廣大民衆底義憤心情更其加強了。各國共產黨底影響大爲增長。在許多殖民地國家，開始了爲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全民族解放鬥爭。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已急劇地尖銳化，這就造成了新的帶毀滅性的經濟危機，政治紛爭以及大規模階級衝突的直接威脅。

在此種情況下，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非要有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來効勞是行不通的。資產階級在現時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更加需要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幫助。爲着大資產階級底利益而來抗拒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之在政治上日益積極化的過程，又有誰能比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更加適當一些呢？羣衆對大銀行主、托拉斯及康采恩老板這班貪得無厭的強盜們所表示的革命憎恨心理愈益加強，在這種條件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便極力散佈着改良主義的幻想，欺騙羣衆，從政治上來腐化羣衆。他們



爲了阻抗各國勞動者對蘇聯的廣泛同情，於是散播出種種陰毒誹謗以及關於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謾言。他們爲了阻抗各國共產黨底影響擴大，於是到處向共產黨人以及向一切同共產黨合作的正直社會黨人進行毒辣的攻擊。

資本家本身已無力阻止工人去爲提高工資與改善勞動條件而進行鬥爭。爲了這個目的，資本家需要有把持工會及其他工人組織領導機關，或者——譬如說——擔任政府部長職務的社會民主黨走狗們來加以幫助。

工人階級在戰時業已增長起來的那種團結本身力量的趨向，使反動資產階級極端憂慮不安。但是在西歐諸國，資產階級借右派社會黨人之助，幾乎在各地得以暫時阻礙了社會黨內工人分子在反對反動勢力的鬥爭中去同共產黨人一致行動。英國工黨上層分子則特別盡心竭力，想在其他國家內也來儘量阻礙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綫。

這裏值得指出，英國工黨人物拉斯基教授像是一個分裂工運事宜總辦，現今爲了上述目的經常在巡遊歐陸諸國，正是這位拉斯基教授在戰時曾用花言巧語向工人證明分裂工運有害，並說戰後必須協同動作。一九四三年一月，拉斯基却在『左翼新聞』



上寫道：

『工人們若不準備行動，勝利日也許會成爲危險日。現時工人們已因嚴重意見分歧而被分離起來。思想上的區別仍舊使社會黨人與共產黨人分裂……閱牆之鬥曾大大促成了意德工運之毀滅，並損壞其他國家的工運力量，假如這種內鬨在戰後仍繼續下去，則爲自由而戰的結果，完全有可能是更加慘痛的奴隸制。』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拉斯基也如工黨其他領袖一樣，分明知道工運底統一對於工人事業是會具有何種意義。但正因爲工黨領袖很知道這點，所以當戰爭結束之際，他們不只是在英國，而且還在其他各國，堅決主張要保持工人運動底分裂狀態。須知資產階級底利益，即他們主人底利益，要求他們叛賣工人階級事業。

英國工黨領袖同法國右派社會黨人一起，藉保持並加深工人階級分裂狀態的辦法，企圖在西歐及中歐諸國維持這樣一種局面，使無產階級甚至在有了尖銳革命形勢時也不能進行危害資本主義制度的統一協同動作。同時，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專家們散佈不相信工人階級力量的心理，拿上帝與資本底憤怒去恐嚇無產者以及用反共的毒藥



來毒害他們，這樣有系統地力求把工人想進行戰鬥的意志削弱下去。

由此可見，現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底黨務機關，乃是作為防止工人騷動的一種保險公司，或作為在政治上鎮壓那些受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影響的工人們之反抗情緒的一種代辦所，而替佔居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服務的。

法國社會黨領袖勃魯姆，這位被稱為現今社會改良主義者底思想領袖，公然教導社會改良主義者，說他們在參加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時，就應該充當此種社會的『忠誠管事』。即令他們在國會內擁有絕大多數議席，——如一九四六年間他在該黨代表大會上說，——他們也應當竭盡全力以使用忠實的『資本主義社會執政代表』資格，來好好地服務。至於對工人階級底事業要表示忠誠這點，勃魯姆却漠不關心了。

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履行資產階級所給予的經常職務，拚命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同時也就是為要保全自己的職位，為要享受那些溫暖缺份（充當奴僕），為要求得一羹之惠。現今右派社會黨人底命運，是同資產階級的命運，首先是同大資產階級的命運完全結成了一片。因此他們底影響，基本上也是依資產階級底狀況與力量為轉移的。



此種情形在各人民民主國，即南斯拉夫，波蘭和其他國家內，表現得極爲明顯。當大資產階級在那裏一失掉了自己的統治地位與企業，而地主一失掉了自己的田產之後，右派社會黨人便立刻喪失了他們原先在羣衆中的影響。這類資產階級奴僕中的一部分，目前只不過是一羣活屍，另一部分還表現得頑固不化，但已是胆小如鼠的陰謀家，而其他某些人則秘密進行股匪勾當，全靠外國帝國主義者來養活他們。

## 二 他們哪能是社會主義者

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若不同時設法保持還聽從他們的那一部分工人底信任，就不能在資產階級面前順利地履行自己的職務。爲了這一目的，所以他們才打着社會主義底旗幟活動。

然而他們却憎恨蘇聯已經實現了的真正社會主義，在蘇聯早就沒有一個企業爲資本家所佔有，早就沒有剝削者，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不言而喻，真正社會主義無論



在什麼地方都決不能以另一種形式來實現。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也瞭解這點。但他們同樣又知道，凡是一實現真正社會主義，即沒有資本家和沒有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地方，那裏也就不會有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存在的餘地。所以他們對真正社會主義的憎恨，是與資產階級本身所表示的憎恨同樣自然，同樣瘋狂。

但爲要保持社會主義影響下的工人們底信任，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必得表示擁護某種虛偽的社會主義，擁護某種冒牌的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現今所特別需要的，因爲在反法西斯德國的解放戰爭期間，社會主義思想底吸引力在英法及其他許多資產階級國家的工人羣衆中，已大大增長起來了。在工人羣衆這樣左傾化的情形下，甚至英國工黨領導人物從一九四三年起也開始打着社會主義旗幟了。工黨領導人物在一九四五年的競選綱領上曾發出諾言，說他們在國會選舉中一旦獲得勝利時，他們將把英國一部分工業收歸公有，對壟斷組織及卡德爾實行社會監督，管制經濟和管制物價以及其

他許多辦法。爲了使這一綱領受到人們歡迎起見，工黨分子（例如藉拉斯基教授底唇舌）曾約許要『在資本主義範圍內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即是要『開始一種事業，



這事業其實也就是大家都同意的革命』。

由於大選勝利的結果，工黨已獲得了施行其全部競選綱領的機會；然而工黨政府却決定只實行一些是資本家所不反對的措施。例如，英吉利銀行底股東們甘願同意將自己的股票讓給國家，而從國家方面獲取能保證年利一分二厘的慷慨報酬。煤業國有化對於礦山主們也是很有利的，因為他們本身已完全沒有力量從自己技術落後的礦山中獲得利潤。工黨政府給了礦山主們以巨款，作為抵償。燃料動力大臣史努艾爾懂得礦山主們底心理，當他表明礦山主們對煤業收歸國營計劃所持態度時，也曾說過：『難道他們不會因此而心滿意足嗎？既然煤業已窳陋不堪，那末許多礦山主是很樂意擺脫私有礦井的。』

工黨宣傳機關藉此類措施為理由，就大聲疾呼地宣佈說，在英國似乎已經開始了一種社會主義建設。這當然是胡說八道。須知在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內，鐵路與履行國家銀行職能的各中央銀行老早就已收歸國營，而並非由私人股東經辦。英國中央銀行若現在也收歸國營，在這點上並沒有絲毫的社會主義。英吉利銀行不過是作為國



家壟斷資本底一種企業而在組織上改進了一下而已。

至於說到英國煤業收歸國營一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往往企圖把此種措施來與各人民民主國所已進行的大工業國有化這點，在原則上混爲一談。然而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在第一種場合，即在英國所實行的煤業國營辦法，是與現代資本主義底發展步驟完全符合的。而在第二種場合，即在各人民民主國內所實施的工業國有辦法，實際上乃是意味着脫出現代資本主義軌道而轉到通社會主義大路的過渡。

這種原則上的區別是依什麼爲轉移的呢？它首先是依實行國有政策的這個國家底階級性爲轉移。建築在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資產階級國家，贖買某一工業部門的企業，這是一回事；不是由資產階級統治而是由勞動人民統治的國家，把所有大工業部門中的一切企業都掌握起來，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第一種場合，私人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在國內的統治地位是受不到任何限制的；恰恰相反，已變成國家財產的各企業，也同國家的其他經濟組織一樣，將與私人資本主義壟斷組織體系相錯綜，並服從後者的利益。而在第二種場合，大工業收歸國有則是滅絕着整個壟斷資本主義體



系。

上述兩種趨勢中第一種趨勢，同時也由於英國已收歸國營之煤業領導機關的成份，而獲得了完全保證。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乃是以前的礦山主和煤炭公司經理。除此而外，煤業董事會底章程——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泰晤士』報所載，——也『規定了必要的保障，使工業、行政及商業等結構底職能將不依政權為轉移』。也就是說，這些職能將完全取決於英國財政寡頭底利益與指示。而在英吉利銀行收歸國營之後，其前任經理加托爵士仍任行長，並且，據財界機關刊物『財政時報』所載，該銀行狀況仍如舊觀，『銀行界對此均表示歡迎』。

工黨在競選綱領上所提改革措施中主要和最基本部分却成了一紙空文。工黨政府藉『民主』這一虛偽理由來替自己辯護，說什麼英國政府為要遵守本國民主傳統，就不能『強迫人民』去做人民所不願做的事。但其實抗拒改革的，並不是人民，而是一小羣資本家。反之，人民則要求公正與刻不容緩地把鋼鐵業收歸國營，並實行其他各種業已約許的改革辦法，然而工黨政府却拒絕施行大資本家所不歡迎的種種改革。



英國政府刊物『經濟評論』上解釋說，任何發展工業和推進經濟活動的計劃，除非『工業中的兩方以及人民方面都能在目的上商得一致，然後爲了達到這種目的而共同努力』，那時才能執行。但既然『工業中的資方』祇同意那種爲要永遠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所以工黨政府所施行的實際上也祇是這類改革。

此中某些改革，也包含有向工人們作出的少許讓步。因爲資本家本身很瞭解，在像英國這樣的國家，即受資本家剝削的工人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內，爲了資本主義利益着想，就必須對自己的奴隸作出一些微小的讓步，以便儘量引誘工人離開階級鬥爭。然而工黨却把這種給資本家以大批特權而給工人以微小讓步的改革辦法，吹噓爲實現『社會主義』的措施。艾德禮及工黨其他領袖在『民主社會主義』旗幟掩飾下，號召工人們永遠保持資產階級代議制和現存資產階級國家，而把這種國家描寫爲超階級的國家。他們在保持『個性自由』的口號掩蓋下，把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所享受的各種自由——即自由剝削工人，自由掠取利潤，無限制地抬高物價，自由作交易所投機業等等，直至給予法西斯蒂的充分自由，全部偷偷摸摸地搬進到自己那虛構



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去。由此可見，工黨領袖似乎正在努力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不過是用『社會主義』色彩稍加粉飾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而已。

此種想在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口號掩蓋下來永久保存資產階級社會的企圖，原來已是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特徵。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寫道：『它（即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顧西寧註）號召無產階級實現它這種學說……其實不過是要無產階級始終留在現今的社會中，而拋棄其認為這個社會是一種可惡東西的觀念。』

然而從那時起，資產階級社會已發生某些變化，這在虛偽社會主義底學說中也得到了相當的反映。當十九世紀的標本式資本主義已走上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時候，許多改良主義者曾斷言說：『壟斷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似乎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之為「國家社會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等等。』（『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一六頁）而當資本主義體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結果業已進入其總危機時代之際，社會民主黨這班資本主義捍衛者則出來散佈幻想，



妄稱壟斷聯合組織似乎能够建立堅固和統一的『有組織資本主義』以代替前此的無政府狀態。結果這類社會民主黨人底『社會主義』之與『有組織資本主義』相似的程度，正如雞蛋與雞蛋相似一樣。但此後不久，即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間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機，却把『有組織資本主義』的理論根本推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底基礎更加動搖起來，在資本主義體系各種矛盾已急劇尖銳化的情況下，各資本主義強國內的財政寡頭是更需要繼續加強國家機關和使後者同巨大資本主義壟斷組織混合生長，這種趨勢現在表現得很清楚了。這勢必要使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職能也相當擴大，但其目的並非造成一種條件去對峙私人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底無限權力，而是要運用國家底全部實力作為財政資本各主導集團在本國及國際舞台上為實現掠奪而鬥爭的直接工具。

社會民主黨也來遷就壟斷資本主義現今的這種願望。英國政府中的工黨部長及其他國家內的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在『社會主義』政策掩護下，力求首先來滿足壟斷資本底各種需求，也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目前所特別關切的需求。



由此可見，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底虛偽社會主義現在是——而且向來就是——資產階級社會在該發展階段上的一種鏡子內的反映，不過反映得相當模糊，好使大家從中看不出這個社會底一切矛盾和癥結，看不出這個社會快要滅亡的一切徵象。

### 三 他們哪能是民主主義者

當我們分析現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底對內和對外政策時，必須特別注意到他們言行間的矛盾。言行上完全不一致，這乃是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行爲底基本規律。對於這種情形若不加以注意，就完全不能瞭解他們底政策。必須嚴格地注視他們的行動。不要聽他們所說的話，而要看他們所做的事。

他們在口頭上是民主主義者。他們說，民主主義是他們對內政策底奠基石。不過『民主主義者』，也如『社會主義者』一樣，是有各種不同的哩。甚至希特勒分子也曾自稱爲社會主義者——『民族社會主義者』。大家知道，美國全體反動派及帝國主



義者中有一半都正式地自稱爲『民主黨』，而美帝國主義者中的另一半，也愛在民主裝飾下出面活動。所以對於右派社會黨人也得要更加仔細地來看看，以便確定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民主主義者。

在法國，自從勞動羣衆最大政黨——共產黨底代表於一九四七年春被排出政府之後，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各政黨結成聯盟，而在政府政策上採取了顯然反動的方針。其明證：例如一方面有物價暴漲和實際工資銳減的事實，而另一方面則有不久前通過的限制職工會權利與保護工賊行爲之駭人聽聞的法律，這種法律按其敵視職工會這點來說，是與美國那一遺臭萬年的塔虎脫——哈特里的反勞工法完全相同。

何況法國新政府，特別是該政府內務部長『社會黨人』莫克，在用暴力鎮壓工人罷工運動方面，竟打破了法國反動派前此的一切紀錄。大家知道，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半月內，法國發生了極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參加罷工的工人達三百萬以上。反動勢力用盡自己一切手段來反對罷工工人。整個國家機構都被動員來摧毀工人底反抗。爲對付罷工工人起見，曾調來了警察與軍隊；並且還額外動員了八萬名後備兵員。多次



向罷工者開槍射擊。結果有數千法國工人受傷或斃命。

難道說這種野蠻暴行還不是極端反動底鐵證嗎？政府此種反動方針，不僅應由莫克先生個人及其他『社會黨人』各部長負責，而且應由他們的黨來負責。右派社會黨人曾組織工賊來破壞罷工，而社會黨則完全擁護政府的恐怖行爲。誰若認爲英國工黨或比利時、荷蘭及西歐其他國家的社會黨曾在報章上憤斥過法國社會黨這種警察屠殺方針，那就大錯特錯了。恰巧相反，他們底報章對法國右派社會黨人底罪惡政策却都是表示贊同的。

從上述這種萬惡事實中顯然可以看出，勃魯姆——莫克集團已墮落到了法國工人運動史上空前叛變的深淵。這種現象當然並非偶然，而是與資產階級民主制在目前的腐敗過程密切相聯的。

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向來是資本統治底國家形式。所以這種民主制就在過去時期也不是勞動羣衆所享受的民主，而只是使資本家和地主得以自由剝削勞動者的保證物。可是目前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日益尖銳化的條件下，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則愈益遷就着壟



斷資本那種種新的、反民主的橫霸要求。這一過程局部地也就特徵着國家機關與資本主義壟斷組織更加混合生長，國家機關各部門中賄賂現象底增長，代議制底破產，軍國主義之加強以及法西斯盜匪行爲的盛行。

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內的社會民主黨，也迅速適應着正在解體的資產階級社會中的這些條件。我們在開始時就已說過現今右派社會黨人的作用與二十世紀頭二十五年間右派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的作用在原則上並沒有區別，這當然也是對的，但這絕對不是說他們目前的政策與那時的政策之間沒有任何區別。決非如此。在這一時期內他們是叛賣得愈益遙遠了。他們在二十五年以前就已曾替資產階級服務，但在現今情況下，這種職務却要求他們採取更卑鄙的政策。目前不僅需要他們來捍衛資產階級底整個階級利益，而且需要他們首先來捍衛壟斷資本強盜底利益。他們現今不是替自由資產階級充當走卒，而是替侵略的黑暗反動勢力充當走卒。目前在大多數資產階級國家內，反動勢力所給予右派社會黨人的主要內政任務是：橫蠻無理地使用政治欺騙、誹謗、挑撥及暴力等一切可能手段，來麻痹有戰鬥力的工人運動，並阻塞勞動羣衆爲



謀解脫資本主義壟斷組織枷鎖而鬥爭的道路。

法國右派社會黨人既來執行反動資產階級所給予的這個任務，便從勃魯姆那始終要充當『資本主義底忠誠管事』的訓示中作出了完全自然的結論。既然如此，——他們已經下了決心，——那我們又何必因手上染了工人底血而表示害羞呢。

現時英國的情形稍許有點不同。然而工黨政府在希臘用武力協助自己的走卒去摧殘希臘人民底真正代表，摧殘為人民謀解放的優秀戰士，難道他們幹的還不是同樣的勾當嗎！在英國內部，工黨政府極力關懷到怎樣剝奪工人切身利益以提高大資本家底利潤。它在那裏增高直接稅與間接稅來加重勞動者的負擔，它助長通貨膨脹現象，促使物價騰貴，促使工人實際工資不斷降低。它不僅保持，而且在擴大戰時施行過的消費品與食品配給制。這一切事實都說明工黨政府目前所實施的正是英美那班貪得無厭的壟斷資本家底主要經濟要求：即普遍地急劇地降低英國工人階級底生活水準。向勞動者生活水準所實行的這種空前未聞的進攻，本來早就會引起英國工人的廣泛反抗，但因為工黨政府預先看到了有這種可能，所以它就仍保持着戰時國民仲裁法這一惡毒



法律的效力，這個法律實際上是禁止工人底任何罷工，而使一切罷工之是否合法問題完全由勞工大臣來擅自決斷。何況在一九四七年十月間還頒佈了關於強迫分配勞動力法令，該法令上禁止大多數受僱者自由改換工作地點。工黨勞工大臣艾則克斯曾威脅說，他將堅決運用戰時的全權來儘量動員勞工。最後，工黨領導人物因害怕統一的職工會會有效地來捍衛工人利益，於是開始了分裂英國職工會的一種挑撥運動。

工黨政府讓法西斯分子在英國享有組織和加強法西斯運動的廣泛機會。在法國，戴高樂及其黨羽公開組織恐怖匪幫好來奪取政權，而在『第三種勢力』口號下參加政黨的社會黨，對於戴高樂這種準備實現其陰謀毒計的活動，實際上却毫不加以阻礙。各國社會黨人當然熟知德國社會民主黨過去的經驗，熟知它正因用了與此同樣的政策而替希特勒暴政清除了道路。許多國家內的忠誠社會黨人，從這一苦辣經驗中作出了唯一正確的結論，即認為必須與共產黨及其他維護民主的人士攜手合作，來堅決抵抗那準備進攻的法西斯反動勢力。然而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就在目前也不阻礙法西斯分子的活動，——而這是很顯然的，因為他們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與法西斯蒂乃是替同



一個主子充當奴僕的。他們是寄生性反動資產階級底兩隻手，而這個資產階級則想使勞動人民永遠處於奴隸地位，因而就揮動自己的這雙手來瘋狂地反對日益增長着的真正民主勢力與社會主義勢力。

#### 四 他們是反民主對外政策底執行者

在分析那些表明現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之對外政策的事實時，便可肯定地說：就在這方面，他們也成了執行國際資產階級中最反動和最帶侵略性集團底政策與計劃的人。

國際反動勢力底這種政策在最近幾年來有各種不同的表現，但其主要形式如下：

- (甲) 英美之干涉各人民民主國和其他國家底內政；
- (乙) 武力鎮壓諸殖民地和依賴國底民族解放運動；
- (丙) 歐洲諸國反動資產階級與力圖稱霸世界的美帝國主義相勾結的政策；



(丁) 破壞國際和平與準備新侵略的政策。

試拿這幾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來說吧。關於英美多番企圖干涉各人民民主國內政的事實，已是人所共知的了。工黨政府閣員們固然可以任意解釋這種事實，但他們却不能把這些事實一筆勾銷。他們固然可以隨便說明，爲什麼英美外交協同一致企圖干涉過波、羅、保、南等國底內政，並爲了人民底一小羣反動敵人的利益而向這些國家施行過壓力，——然而英國這種企圖頑強干涉的事實，終究是事實。

同時工黨領袖們却始終在其隆重演說中，表示擁護各民族底自決權，使之不受任何自外的干涉。例如，艾德禮在去年（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英國職工大會上聲稱，工黨政策的基礎是建築在『本黨對自由、對民主及對各民族有權親身自由決定其所心願之政府與制度的信念上』。

東歐與東南歐諸國人民對於此類聲明，可以向工黨政府部長們提出問題：『既然如此，那你們爲什麼阻礙我們——或企圖阻礙我們——照自己願望來自由處理我們的事情呢？你們對待我們所採取的行動，是與你們在口頭上也承認爲起碼民主主義原則』。



的原則完全相反的。』

如果注意到英國專使們在各人民民主國內進行地下陰謀活動所採用的卑鄙手段時，則英國干涉各該國內政這政策底帝國主義反民主性質也就特別明顯地暴露出來。這班專使——其中包括有外交官員——所幹的黑暗勾當，在一九四七年秋季波、南、保、阿等國審判政治犯時都一一被揭露出來了。我們在這裏就從報章上公佈的審訊材料中舉出幾個例子來看吧。

在波蘭克拉科夫城審判『獨立自由』匪幫組織及『波蘭人民黨』（米柯萊奇克黨）派出的奸細和暗探時，曾查明出在兩年內暗殺了數千波蘭民主人士的這夥匪徒所由指導的一切線索，都是來自倫敦。

在南斯拉夫審判約凡諾維奇與卡西時，後者曾向法庭供稱，早在一九四二年間他在國外就被英國偵探局僱去供職，而在一九四五年從倫敦回到南斯拉夫後，他受英國駐南大使館新聞處主任克里索爾德的委託，參加了約凡諾維奇所作的罪行。

在保加利亞，陰謀分子首領別特可夫因準備舉行國家政變而被判決死刑後，從監



獄中寫出一封信來，他在信上承認說，他兩年來的活動都是『替國外和國內反動勢力服務，並且是在我同諸帝國主義國家代表巴爾恩斯及波士威爾所舉行的談判中策劃好了的』。

阿爾巴尼亞的最高軍事法庭在一九四七年九月間審判暗害分子及怠工分子，即『民族陣線』和『保法會』這兩個匪幫組織的會員時，完全查明了他們底活動是受英美兩國駐阿使館來指導的。

工黨政府或工黨刊物在上述諸場合，都從未表示過不贊同這類專使們的陰謀詭計，而其他各國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則在其報章上經常替英美干涉行爲作辯護，並同時企圖用各種謠言來破壞各人民民主國政府的威信。

至於說到希臘，那甚至當地的木石都在哀鳴着反對英美的干涉行爲。工黨政府不願英國許多職工會底屢次抗議，仍舊以武力繼續支持傀儡執政集團，即君主制法西斯匪幫底野蠻統治，而絕大多數希臘人民對這一君主制法西斯匪幫已經仇恨到了極點，假如沒有外力的支援，那它是一天也不能把持政柄的。



大家知道，英國工黨領袖及法國右派社會黨人在諸殖民地國家內——前者特別是在印尼，後者則在越南——殘暴鎮壓民族解放鬥爭，他們在這方面，也是大顯其身手了。

當光榮的印尼人民剛一擺脫荷蘭殖民地制度的壓迫之後，英國政府立刻就派遣自己的軍隊去反對他們，同時又武裝起荷蘭的遠征軍到印尼去繼續施行屠殺。讀者是否知道工黨領袖們如何稱呼這種醜事呢？在工黨出版的一本標題爲『合盤托出吧！』的有名小冊子上，關於這回事是一字不差地這樣寫道：『我們對印尼爭取自由的鬥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這真是一種破天荒的奸詐偽善行爲呵！然而這還不足以使讀者特別驚奇，尤有甚者，讀者在這本小冊子上還可見到這樣的調調，說什麼不列顛帝國主義似乎已不復存在了，因爲——據他們說，——這帝國主義已被工黨分子親手消滅了……庸詎知這個似乎已不復存在的帝國主義，在幾乎所有的英國殖民地內，依然橫蠻無情地奴役當地的人民。而在印度方面，因爲英帝國主義已無力維持原來的殖民地制度，所以工黨政



府才迫使印度人民接受一個建立不列顛自治領來分裂印度的陰謀計劃，使得回人與印人之間竟不能不發生大規模的流血內鬪。英帝國主義正是利用這種流血內鬪在印度來繼續實行自己的陰謀詭計。

## 五 他們是美帝國主義底奴僕

英國工黨與法國社會黨對外政策中第二個問題，就是他們擁護勾結美帝國主義的反動政策。

此種反動勾結政策，在英國常被稱爲貝文底『佛爾頓』政策，因爲這種政策最初是邱吉爾在美國佛爾頓城所作的臭名演說中公開發佈出來的。此後（一九四六年六月四日）貝文在下院發表的那篇充滿反蘇論調而對美帝國主義者則卑躬逢迎的演說時，更是壓倒了邱吉爾。所以邱吉爾也承認說，在那些按倫敦銀行界與紐約華爾街野心來說，說是目前國際政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最重要問題上，他的立場與貝文的政治方針之間



並沒有任何區別。

貝文和邱吉爾底『佛爾頓』政策方針，就是由英美兩國結成侵略聯盟來反對蘇聯，反對各人民民主國，反對一切國家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和民主運動。此種政策之目的，是儘可能在一切國家內（按照希臘的樣式）建立反動制度，以便藉反動勢力來剝奪各國人民底經濟獨立和國家主權，並把他們變成爲美帝國主義底牛馬奴隸。

顯而易見，此種國際政策首先是由美國反動分子及其帝國主義擴張行動的瘋狂意圖所主使的，這種意圖表現在這班人的全部政策上，特別表現在所謂『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上。根據各方面的情形看來，英法及其他諸資產階級國家的當權人物，已經同美國反動分子勾結起來參加實現上述計劃。

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已無條件地替此種帝國主義政策獻身服務了。

不錯，在去年曾有某些社會民主黨人企圖擁護一種『奇特』論調，說馬歇爾計劃好，而杜魯門計劃不好。但既然兩個計劃是由同一雞窩內孵化出來的，而又顯然抱着同一個目的，那末關於其中誰比誰好些的任何爭論簡直令人發笑，這正像古代煩瑣哲



學派關於是黑鬼好些還是黃鬼好些的有名爭論一樣可笑。

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目前正在發動一種擁護美國計劃和美國野心的武斷宣傳，力求用數千百種詭辯來掩蓋金元外交計劃之貪得無厭的帝國主義性質。

勃魯姆曾在『人民報』上號召各國社會民主黨人起來領導輿論界中的廣泛運動，以便『指引美國的主動行爲』。接着各社會民主黨底報章與演說家，就在美國金元大王們的寶座前面最卑鄙地跪拜起來了。目前他們正在準備召開一次西歐各國社會黨的專門代表會議，來表示贊同『馬歇爾計劃』。

英國工黨部長們和法國右派社會黨人在德國問題上，也是完全擁護美國那反對歐洲各國人民利益和反對確立民主和平的一切計劃的。他們幫助破壞波茨坦會議上關於肅清德國軍國主義與使德國民主化的各項決議。他們在各方面援助美國反動派的意圖，使其能利用那些充當過希特勒暴政支柱的德國壟斷資本家作爲自己的靠山，以及把德國西部變成美帝國主義在歐洲擴張勢力的根據地。例如貝文（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在摩爾別德演講時，曾希望說美國再永遠也不會離開歐洲……。



貝文底希望顯然與歐洲各國人民底意志絕對相反。但這却絲毫不妨礙貝文去替那班力求託治歐洲各國人民的摩爾根家族及美國其他巨萬富翁們竭忠効勞。

同時，德國沙文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以蘇馬邱爲首的黨）也甘願去替美國侵略者服務。不久前有個德國舊社會民主黨內最反動首領史坦普費爾從美國轉來，他關於該黨在六月間召開的代表大會曾寫道：「這是全歐洲代表大會，國際社會黨人在此次大會上用以回答美國關於統一歐洲號召的口號是：『我們都準備好了！』」

正如史坦普費爾及其同道者們在一九三〇年初儘量獻媚於德國反動勢力，力圖表明自己與法西斯蒂同樣是反動勢力所必需的工具一樣，現今的社會民主黨慕尼黑分子，也拚命努力去向美帝國主義者證明，證明自己既有決心又很適當來替美帝國主義者充當吉斯林式的忠實走狗。

可否認爲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不瞭解美帝國主義在目前乃是國際反動勢力底中心呢？這點他們是瞭解得清清楚楚的，正因爲如此，所以他們才去替美帝國主義當奴僕。他們對社會主義與人民民主制之日益增長的勢力懷着恐懼心理，對社會主義國家



及各國共產主義工人們表示特別憎恨，這也就驅使他們投到最兇惡的國際反動勢力營壘中去。

一方面，右派社會黨人極力想把美方『幫助』的枷鎖強加在自己國家身上，且接受華爾街高利貸主所提出的任何條件，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著名領袖們狂熱地號召本國人民放棄國家主權，從這些事實中就可以看出右派社會黨人在替美帝國主義効勞這點上，該是已經走到如何卑鄙的地步。

從前，當資產階級民主制還代表着一種進步運動的時候，民族底國家主權曾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底最高理想。可是現今比利時社會黨首領斯巴克却極力證明，說國家主權已變成一種『過了時的思想』，因而必得把它當作一件破衫拋棄掉，而換上美國的強迫制度。

在法國，美方專使們已自居於無恥主子地位，竟規定政府人選和操縱國家財富，可是那位替美帝國主義當頭號辯護士的勃魯姆却咒罵說，凡屬堅持國家經濟獨立的行為都是『民族主義』。他爲了『社會主義』着想，而擁護美國壟斷組織關於取消法國



及歐洲其他國家入口稅關的要求。他甚至硬說，這樣就可以去實現『國際社會主義制度』——真妙得很！於是他首先就要求消滅法國底國家主權以利於外部權力，而把這種權力模模糊糊地稱爲『世界政府』或『超國家』。不難猜透，這一稱呼不過是美帝國主義之世界霸權底謙虛代名詞而已。

這就是現今右派社會黨底思想領袖勃魯姆的真面目，勃魯姆已真正成了賣國行爲底鼓吹者！

鼓吹放棄民族主權這一論調底政治作用，首先就在於勃魯姆、斯巴克及其同流們鼓勵着美國在歐洲進行愈益無恥的恫嚇欺詐行爲。凡是布里特之流的人，都可以對美國每個一見到歐洲各國所堆積的財富而垂涎的投機者說：『既然社會黨人都向我們提議去攫取全部管制權，那我們又何必客氣呢！』

目前右派社會黨人及其報章正在有系統地大造謠言，誹謗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這顯然也就是他們這班美帝國主義走狗所應盡的職務。

同時因爲蘇維埃國家的威信太大，當然，他們又不能不把自己敵視蘇聯的行爲加



以掩飾。因此，——譬如說，——工黨領袖們常把英國現時政府描寫成爲資本主義美國與蘇聯間的『忠誠調停人』。然而在『合盤托出吧！』那本小冊子上，他們却一時把假面具拋去，直接了當地聲明說，不依賴美國的英國外交政策，是工黨政府所『不願』進行的，並在着重指出他們想參加美國反蘇陰謀時說道：

『認爲我們不應當參加俄美紛爭，這種觀點是毫無意思的……。』

工黨政府底實際行動已充分證明這點。它的外交政策完全是追隨着美國擴張分子之反對蘇聯和反對一切愛好自由民族利益的方針。

大家也知道，法國政府內的社會黨部長們最近甚至演出了幾次帶反蘇性質的警察出動。

其中第一次出動是直接去反對巴黎工人的，因爲巴黎工人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舉行了遊行示威，抗議法西斯蒂想在巴黎中心區召開反蘇大會的企圖。社會黨人拉瑪第主持的政府，動員了幾千名警察去反對示威工人和保護法西斯搗亂分子。有三百多名參加遊行的人受傷。



拉瑪第政府所組織的第二次警察出動，已帶有外交上的挑撥性質。十一月十四日，大批警察在坦克協助下開到波列卡爾聚集所去無端搗亂，而這個聚集所原是根據法蘇遣回國人協定設立的，其目的是要收容被德軍擄去而得到解放的蘇聯軍人以及在戰時被趕往德國去作苦工的蘇聯公民。

最後於十一月末已是蘇曼政府時期，在『社會主義的』內務部長指揮下組織過這樣一次出動：法國特務人員在全國各地，非法逮捕了大批曾在希特勒佔領期間參加過法人抗敵運動的蘇聯僑民；其中一部分人在被捕前一個月甚至還領受過法國作戰勳章。特務人員對被捕者施以虐待之後，就把他們偷偷地驅逐出境了。

大家知道，蘇聯政府對於後面這兩次事件，已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和九日的兩次照會中，給了法政府以應有的強硬回答。毫無疑義的，法國當局這種令人憤慨的反蘇挑撥行爲乃是向美國反動派討好，其目的就是要使法蘇兩國關係複雜化。

## 六 他們是新戰爭挑撥者的幫兇



右派社會黨人對外政策中最後的一個主要問題，便是有關他們幫助破壞國際和平及幫助準備新侵略的行爲。自然，這個問題與前面一個問題是有極密切聯繫的。

右派社會黨人當然担保地說，他們是在『爲和平事業』而奮鬥，——要不然，他們就沒有在民衆面前說話的餘地了。

可是在這裏，他們却遇到一個複雜任務——總得作出某種解釋，爲什麼他們既自命爲和平擁護者，却絲毫不反對威脅國際和平的美帝國主義者呢？爲什麼他們不爲捍衛和平而鬥爭，不來反對美國及其他諸國那班有名的新世界大戰挑撥者呢？

爲了要把這個很難堪的問題敷衍過去，他們就不得不採用狡黠的詭辯。勃魯姆發明了一種最狡猾的詭辯。他專爲保護『杜魯門主義』，使其免遭當時到達巴黎的華萊士的批評，曾寫了一篇論文，其中他聲明說，美帝國主義者，『假如真正是有的話』，也不會是戰爭的帝國主義者，而祇不過是『和平的帝國主義者』！

『和平的帝國主義者』這一概念與純正邏輯法則絕不相容，而與『仁愛盜匪』這句雙關話頗有些相類似。但勃魯姆大概是爲要捍衛美帝國主義者，才甚至甘願來踐踏



邏輯學的一切法則。

誰都知道，這班美國『和平帝國主義者』底意圖與野心，都是爲了要來破壞國際合作和世界和平底基礎的。然而假如沒有英國工黨政府方面和法國資產階級與社會黨聯盟方面的擁護，那美帝國主義的計劃一開始就不會有任何成功的機會了。

美國的『和平帝國主義者』，愛用原子彈這種最野蠻的襲擊與侵略武器來威脅別的国家。在討論禁止原子彈問題時，聯合國機構各機關內英法社會黨代表們本來有過爲和平事業奮鬥的良機。但他們是否擁護過要立刻禁用此種無端殘殺大都市和平居民之野蠻武器的建議呢？沒有，他們却至今都在繼續鬥爭，爲的是要向華爾街主子們諂媚討好，而把禁止製造與使用原子武器一事置之高閣。

勃魯姆在『人民報』上發表的各篇論文中，堅決號召一切『中小國家』都在美國周圍聯合起來，以便擁護美方關於原子能的各項建議。美國原子大王們底這個特別賣氣力的辯護者聲明說，他所遵循的是『馬克思與饒勒斯兩人思想之兼收併用的學說』。這種說法不祇是侮辱了偉大的馬克思，而且也侮辱了饒勒斯。饒勒斯無疑義地是個機



會主義者，但他反對過戰爭，他雖不是以革命者資格，而是以和平主義者資格來反對戰爭，然而他是誠心誠意地反對過戰爭。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戰爭前夜，反動資產階級就對他大肆誹謗，竟把他殺害了。他是當時的改良主義者。但他與勃魯姆這樣的狡猾角色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

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對於英美間直接軍事協作的事實知道得再清楚沒有了。他們知道英美聯合作戰總部至今還保存着，他們知道一九四七年初簽定的英美空軍合作協定，他們同樣知道英國有時也參加美方在建立軍事基地和把許多國家完全變成準備新戰爭之根據地方面的瘋狂行動。難道這一切事實都不是證明工黨領袖們正在把英國變成爲美國政策底夥伴，即準備新軍事冒險與用新侵略可能性來威嚇其他國家這一政策底夥伴嗎？

看來，英國本身安全的利益，本應要求英國集中一切力量去防止新世界大戰之爆發。然而實際上工黨部長們却甘願參與美國近視戰略家底冒險計劃。英國工黨公開進行反蘇的誹謗中傷運動。無怪乎美帝國主義者底刊物會熱烈歡迎艾德禮與莫里遜在一



九四八年一月初的演說，因爲在這篇演說中，憎恨蘇聯與向美國獻媚是雙曲合奏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不僅不反對新戰爭挑撥者，反而運用自己的刊物有系統地散佈出種種謾言謗語，專爲挑撥侵略行爲以反對我們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

社會黨的部長們常時竟認爲帶着『美國式』的好戰威脅口氣來講話是很適當的。例如一九四七年七月間，貝文在『美利堅協會』招待席上曾號召美國積極去實行侵略。他說：

『我申請偉大的美洲，繼續負起自己的偉大使命。在我担任外相的期間內，我是定會與諸君協力工作的……』他接着說：

『……我向美國人士進言：目前正是好機會了。』

大家知道，在聯合國機構最近一次大會上根據蘇聯代表團建議所通過的決議中，曾對這種戰爭宣傳加以指斥過。而進行此種宣傳的巨魁們顯然佔了便宜，因爲在這次大會上，未曾通過蘇方關於戰爭挑撥者應負刑事責任的建議。

\*

\*

\*



由此可見，現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所作的事情及其一般行動，無疑義證明他們是帝國主義反民主營壘底代辦，是帝國主義戰爭挑撥者底幫兇。因而他們的叛賣行爲已是登峯造極了。

可是這些先生們顯然過分估量自己主子，即他們所竭誠服務的反動大資產階級底力量，特別是過分估量美帝國主義底力量。現今壟斷資本主義底癥結與矛盾已成爲它本身致命的癥結與矛盾了。熱心於新侵略的帝國主義者底冒險行爲，只會加速已經過時的壟斷資本主義整個制度之覆滅。如果右派社會民主黨人還看不見現今資本主義的死期業已注定，那只是因爲他們既與資本主義共生死，所以他們不願而也不敢睜開眼睛去看看未來。

而領會了馬恩列斯偉大學說的各國共產黨，却對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的戰鬥力量，以及對社會主義與真正民主制之日益增長而不可阻遏的力量，充滿着極深刻的信心。它們知道反帝國主義民主營壘底力量是大大超過帝國主義反動營壘中所有一切力量的。



莫洛托夫同志在關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的報告中，有充分根據地聲明說：

『團結一切民主勢力和大胆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新的軍事冒險計劃，定能把各國人民聯合成爲一支雄強大軍，這樣的大軍決不是那種否認各國民主權利，蹂躪各族民主權，專以威脅與冒險來實現自己計劃的帝國主義勢力所可匹敵的。帝國主義者隊伍中的驚惶不安心理日益加劇，因爲誰都看得清楚，帝國主義的基礎正在動搖着，而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勢力則日益增長，日益鞏固。』

爲了加速這一過程而鬥爭，其中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要不倦地揭破替國際反動勢力充當代辦的社會民主黨人底種種卑鄙奸計。一旦把他們的面具完全揭穿，那他們就必定失掉在羣衆中的影響。



論 現 今 右 派  
社 會 民 主 黨 人

顧 西 寧 原 著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顧西寧原著

# 論現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



新華書店發行





論 現 今 右 派  
社 會 民 主 黨 人

基本定價：115元

IV

B-70

255

10



---

論現今右派  
社會民主黨人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原著者 顧西寧

一九五〇年三月  
東北初版

根據一九五〇年一月北京初版紙型翻印

---

1—5,000 (長)